

望溪全集

第二函
第八冊

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序

予槩望溪先生全集旣成之秋往揚州道金陵見湯丈
雨生雨生爲言寶應湯品三曾持望溪遺文冊子求題
走訪之則得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一首旣屬徐
懿甫騰書山東求高密單徵君藏本壬子春入都過合
肥得之獲文十有九篇讀書筆記數十則邵映垣比部
又摘先生史記評語歸予旣旋里將合槩之復檢得先
生時文稿自記二則與沈暉叔尺牘三通彙爲集外文
補遺先生之文至是搜羅殆盡未必先生之所許也而
天下好先生文者則莫不以爲快焉其故何也良由先
生躬程朱之學本其心得發爲經說文章義理精深醇

正多洽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乾嘉時漢學攷證家矜其強記博聞往往以細故微誤指斥先生經說并及文章而卒其所自爲者瑣碎支離悖義傷道其優者亦第分學中格物之一端於聖道爲識小求其開通義理周浹旁皇如先生之有益於學者身心實用不可得焉而其文章餽釘滯拙更無當作者平心論之宇宙閒無今漢學家不過名物象數音韻訓詁未能剖晰精微而於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損也而確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則道著於一方遂以昌明於一代先後承學之士私淑之徒猶能挹其緒餘端其趨往卽用以讀漢學家書亦能辨精粗知去取不流爲尾瑣無用之學彼世之

譏先生者自謂能傲以所不知而豈知彼之所知以先生之學衡之固不必其皆知者哉先生學行歿宜視于鄉也而方其歿時中朝媚嫉者多鄉人未以爲請予昨刻文集蘇厚子以呈方伯李公兼言未祀鄉賢方伯欣然命桐人舉請予與厚子所爲於先生無增益也獨後進宗仰之衷至是始慰焉爾映垣又爲細審刻本誤字云是書將傳久遠必求毫髮無憾房掖垣王研雲蘇厚子亦先後讎校今悉依而正之單徵君名爲鑑字伯平所弄遺文云得之其族祖紫溟公諱作哲者望溪先生之弟子也數君子者皆有功於先生不可以不附識也咸豐二年壬子十月後學戴鈞衡識

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編

卷一

書後五首

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

書諸公贈黃尊古詩後

書李爾菴札後

記時文稿興於詩三句後

記時文稿有爲者譬若掘井一節後

書六首

與德濟齋書

與陳中丞書

答翁止園書

答劉月三書

答梁裕厚書

與梁裕厚書

送序二首

送德濟齋巡撫甘肅序

送張輅文省親序

墓誌銘四首

邵抑齋墓誌銘

李皋侯墓誌銘

李世黃墓誌銘

張巖舉墓誌銘

墓表二首

黃耕山墓表

張文端公墓表

代

哀詞一首

喬又泓哀詞

尺牘四首

與顧用方

與沈晚叔三首

聞見錄三則

卷二

讀書筆記

史記評語

只識四首

西天馬頭

東國一白

東國公使表介

東國一白

東國一白

東國一白

東國一白

記湯王聲所書周官經文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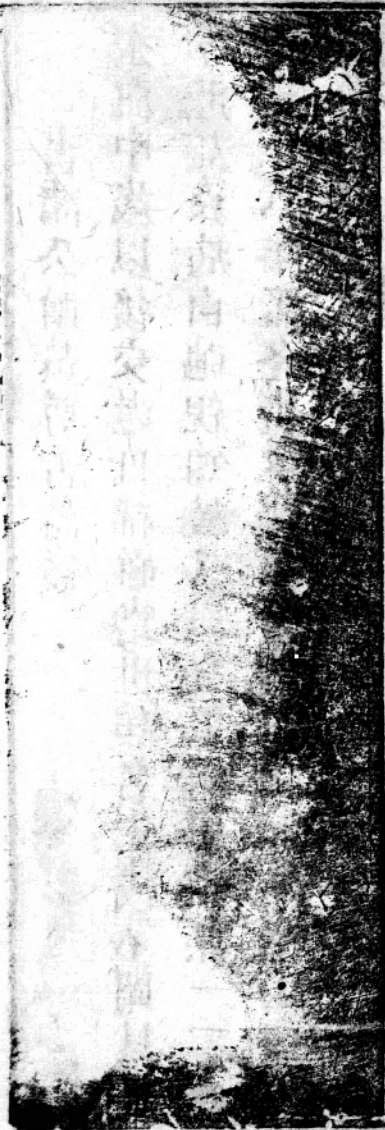
萬物之聚散皆在周官其端緒條理不可以遽通也余
中歲始學焉其職或分或聯其事或列或否或詳或略
其辭或損或益或先或後參差相抵而精意與事實諧
具於空曲交會之中而先儒多各就本文以爲之訓教
其覆之未發者爲多程子有言春秋一字有異或上可
文異則義必異是卽記所稱屬辭比事之教而治周官
者所當取法也昔朱子以春王正月不可遽通遂絕意
於春秋之學及今攷之周人卽以子月爲春義具經文
顯然可徵以斯知二經之微指隱義非熟於本文其端
緒條理不可得而見也余晚學周官苦其難熟欲書經

文爲六冊日挾其一候公事之隙及服車中時發而誦之恨衰疲不能手書閒與寶應劉生道此曾湯君玉聲客劉生所生因以相屬逾月以所書天地二官來余爲心開自日中至嚮晦玩而不能釋也湯君以善書著淮南求索者跡交於戶日不暇給今爲余書六七萬言而不以爲煩又探予之情而速就焉白顧無可以得此於君者倘天假余年得補舊學之缺俾是經未發之覆次第開通而無遺憾則君之就此豈獨爲德于余者鉅哉

書諸公贈黃尊古詩後

余自中歲以後交遊日稀雖當世知名士或不聞其姓名近益衰病自弛親知故舊以文墨相屬十無一二應者雍正六年孟冬竇應劉篁村持一軸一帙過余曰黃君尊古奇士也年今七十矣少學繪畫嘗獨身行萬里徧覽海內山川面勢以發其奇名公卿賢士皆樂與之遊爭爲文與詩以張之獨自念與先生並世而未得而必句一言而歸老焉余固辭篁村委而去歲旣屢偶展其軸則高山深林余意中所欲觀之氣象也發其詩平生執友並前輩知余深者凡六七十人與焉余生山水之鄉幼而樂之顧終身栖栖比邑連郡數百里閒衆所

熟遊未得一週目每當舟車奔走遙望林泉中心輒惘
惘然又閱諸君子詩其言笑音容宛然余前而無一存
者用此始而欣然旣而益愴然也因書以附諸君子之
語後黃君名鼎虞山人



書李雨蒼札後

吾友永城李雨蒼年七十有八而好學不衰乾隆二年冬以書來言有孫廷直聰明質仁甫成童徧誦五經而夭死念所學莫之能承每發書輒隱慙而中輟焉憶余出刑部獄過所知其人初授館職飭之曰君自是可一意於古人之書矣作而曰吾不能未敢爲違心之議也時人爭傳余行後某立招狎客吹竽擊鼓號呶竟夕以祓除不祥他日以實叩之曰果有是敢匿情乎吾輩於書特陽浮慕之耳若誠好之不祥孰甚焉嗚呼觀廷直之夭枉豈得以斯言爲妄哉在昔吾弟椒塗及亡友張樸村之子直方李剛主之子習仁皆然求其爲之者而

不得也及觀程邵公謚乃知人之賦生精一者閒值而
難久焉又觀邵子所云而知天之生人其精神固不能
以數聚焉嗚呼二子其知之矣豈書能爲之崇哉

記時文稿興於詩三句後

海濱許公視學江左時余在京師公遺宛平高先生書稱爲江東第一能文之士還江南謁公于澄江未嘗執諸生之禮稱謂用後進所施於先達者越日公招飲使院同謁者聞之大駭余乃自悔失禮而公愛余益厚居門下者乃莫能先焉癸未榜揭公見韓城張先生言闡中得曠九號卷淵懿高素有陶鄧之風必海內老學細叩則余文也二塲屬對工者尙能舉其詞余時南歸薄遽未得繼見踰歲而公出理北河每見朋游必屬曰爲我語方君家貧親老乃爲舉世不好之文以與羣士競得失將以爲名邪何所見之小也今年入試禮部易爲

嚴整明暢之體蓋感公相責之語而自悔曩者辨義之
未審也此篇乃臨場揣摩之作故并記所由以識余之
鄙劣而數爲賢者所器重蓋深懼其無以稱焉

記時文稿有爲者譬若掘井一節後

此乙酉江南鄉試題表弟鮑季昭文抑於同考而爲主司所賞刊入鄉墨余未之奇也攜入京師潛虛大山北固皆嘆賞安溪李公以爲天下奇才當勉以著述余歸寓覆視之仍無奇還江南偶以三題課兄子道希因自擬作審察題義取鮑作再三視其首篇詞義俱拔出先輩之外次篇理備法老更無從出其範圍惟三作精神未旺因握筆爲之含意聯詞便覺其文亦親切有味中幅竟沿其意惟前後稍展拓耳夫以親戚暱好之文再三審視猶幾失之世之司文章之柄者未必有過人之明而一不當意遂棄如遺跡他人善之轉生媚妬何其